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唐 陸德明
音義，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十七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097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 尚書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十七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尚書序

釋文

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

疏正義

敘爲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
本沖寂非有名言旣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
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
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旣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
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
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
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
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
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
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
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終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終

尚書註疏卷第十七

漢孔氏傳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疏

蔡叔至之命○正義

日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

仲踐諸侯之位封爲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敍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

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于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爲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爲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傳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

崩時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傳

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

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亦反乘繩證反從

才用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傳

罪輕故退爲庶人

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蔡仲克

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傳

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

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

事○圻巨依反下同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傳

叔之所封圻

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

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元

惟周至之蔡。正義曰

位爲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

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爲民三年之内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爲畿內諸侯得立三卿以蔡仲爲巴之卿士周公善其爲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爲諸侯也○傳致法至國名○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爲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爲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在榮陽京縣東北○傳罪輕至所滅○正義曰言群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

乃更爵祿蓋復其舊封封爲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旣子孫得爲國君爲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聞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傳蔡仲至治事○正義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據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

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
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胡

傳言小子

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

傳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

其賢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傳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爲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

之國當修已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傳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能蓋父所以爲惟

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傳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

以垂憲乃後

傳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

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傳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

違命爲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

懷

傳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心

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爲善不同同歸于

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傳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

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

治直吏反爾其

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傳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爲必慎其初念其終

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

兄弟

傳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

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

懋音茂蕃方元反注同

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傳

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

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辯

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視聽固以側言改厥慶則示

一人汝嘉

傳

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

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

○度如字

汪同斷丁亂反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傳歎

而勑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

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

傳

使之爲諸侯於東土

○正義曰此爾

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宫侯立自此以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卽爲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惟孝○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爲孝而亦得爲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行蓋父之愆是爲忠臣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傳

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

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

○踐似淺反馬同大傳云藉也

數色角反覆芳服反作成王政

傳

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云政

如字馬本正云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時周公征而定

之成王卽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爲篇名。傳成王至反覆。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卽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卽政始封伯禽伯禽旣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並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卽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成王卽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卽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因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卽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爲翦翦以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卽是踐滅之事故孔以

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

如字蒲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言將徙

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告令之亡

如字

成王旣至將蒲姑。正義曰成王旣踐滅奄國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傳已滅蒲姑爲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至化之。正義曰昭三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爲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

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傳言將至之亡。正義曰禮天子不威則制焉。

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旣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成王歸自奄傳

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傳誥以禍福作

多方

多方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傳

周公歸政之明年

卷之三

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

月還至鎬京

○費疏成王至多方。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鎬京諸侯以

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舊**衆方天下諸侯○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卽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舊**周公至鎬京○正義曰以洛誥語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與俱言淮夷明是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以明王者爲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

起爲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立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爲此故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卽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卽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卽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

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別彼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因

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大降汝命謂誅紂也言

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

周公至不知○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

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天下汝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周公至自告○正義曰

成王新始卽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

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旣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傳**

殷之至取亡○正義曰諸侯爲民之主民所取正謂之正民以君爲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弃殷而慕周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譴弃淺反**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傳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

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迺傳言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

天之道

○迺徒歷反馬本作攸云所也行下孟反

乃爾攸聞

傳言桀之惡

洪惟至攸聞○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爲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譴告之與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

言夏桀乃復大爲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爲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已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以譴告責人主與自修政也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傳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麗力馳反

因甲于內亂傳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

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

反又直龍反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傳

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於

治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憒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

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憒而逆命於是桀日

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憒勒二反

劓魚器反厥圖

至夏邑。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爲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惰於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惰於治民桀旣舒惰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憒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

○**傳**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旣爲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爲亂行故傳以二事克之外不憂民內不

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與孔異也。**傳**言桀至治民正義曰民當奉王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君之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傳**桀洪至賊臣。正義曰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旣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爲貪饕忿憒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爲饕貪食爲餮饕卽叨也叨饕謂貪財貪食也忿憒言忿怒違理也民旣如此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降顯休命于成湯

傳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

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刑殄有夏惟天

不界純傳

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界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傳天所以

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傳

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

所任任同已者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于百端所爲言

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
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天乃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

五天惟至克
五開。正義
大下明美之
刑罰絕有夏

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太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十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臣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惟桀至已者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爲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爲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惟成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能用汝多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慎厥麗乃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

○惟成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能用汝多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慎厥麗乃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傳乃惟成湯

勸厥民刑用勸
傳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

尚書

卷之十

罰亦克用勸

傳

言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

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相息去

羌呂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反

帝乙已上安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

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一遙反又一

反上時

掌反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傳

至於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

○辟必

乃惟至之命。正義曰桀殘虐於民乃惟

亦反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

下

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爲善其民雖

被刑殺亦用勸勉爲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

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爲善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爲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爲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乃惟至民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爲民主。乃慎至刑清。正義曰慎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

傳

帝乙至勸善。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

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

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傳

歎而順

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

放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傳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

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元

嗚呼至有辭。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復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

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爲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以此故見誅滅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

間之傳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

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

無親佑有德

○間之間

乃惟至間之。正義曰更說

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閭主也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傳後

王紂逸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圖厥政不蠲烝天惟

降時喪傳

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

謂誅滅。

續吉玄反馬云明也一音圭烝絕句之承反馬云升也

惟聖罔念作狂

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

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商書疏 卷之二

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與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元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紂亡之態無度紂謀其爲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紂雖狂愚與其念善也計紂爲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與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舊惟聖至滅亡。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可移是聖必不可爲狂狂必不可爲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與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爲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爲狂豈能念善中

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聖極善惡者言之。舊天以至二年。正義曰湯是創業聖王理當祚亂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與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所爲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卽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爲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爲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傳

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

以代者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傳言周文
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
衆言以仁政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傳言周文

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音壬

天惟以我用德之

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

衆方之諸侯疏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

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衆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伐紂惟汝衆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傳

天惟

天以我用德之

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

衆方之諸侯疏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

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衆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伐紂惟汝衆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

命傳

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

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傳汝

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爲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天惟至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爲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廻視有聖德者天廻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卽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正義曰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復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事非天由爲美道爲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

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爾曷不來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傳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

○夾音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命傳

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

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爾乃廼屢不靜爾心未愛傳

汝所蹈行數爲不安汝心未愛我周故○數色

各反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傳

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盡播棄大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悅于正傳

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

時其戰要囚之傳

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

朋黨○要一遙反訊音信倡音唱

至于再至于三傳

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卽政又叛言廼屢不靜之事乃有

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傳

我教告戰要囚

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

大罰誅之○殛訖力反

本又作極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

爾自速辜

傳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

自召罪以取誅

傳

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多以言誥告於汝衆而已我惟大

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爲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旣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畋汝故田其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爲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爲肯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崩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爲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

囚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今我至之君。正義曰我今何敢多爲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爲叛逆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正義曰夾近至安乎。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爲近也諸國疎遠周室不肯以治爲功故責之顧氏云汝衆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傳**今汝至疑乎。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云畋汝

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令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卽此畋亦田之義也。傳汝未至正道。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爲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爲叛逆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傳我惟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帥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總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傳再謂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紂爲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卽政又叛也言上廸屢不靜之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傳

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與衆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五祀

傳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

今汝奔走來徙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傳

於惟有相長事

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

魚列

反馬作剝長竹文反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傳大小多正自爲不和汝

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

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于凶

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傳汝庶幾不自忘入於內德

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
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傳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

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

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里

○閱音悅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傳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

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王曰嗚呼猷至大僚○正義曰

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

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衆士謂頑民遷成周者

爾事有服在大僚傳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

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王曰嗚呼猷至大僚○正義曰

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比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衆官等自當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於汝邑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傳王歎至多士

○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

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傳監謂至本土。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闡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法。○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卽小大衆正官之人也。○傳汝庶至汝位。正義曰和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里。正義曰閭謂簡閭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閭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傳王歎而言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

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告爾命傳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

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傳又誥汝

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怨我解所以

再三加誅之意

王曰我至我怨。正義曰王曰我

已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

傳又誥至之意

○正義曰又告者更言王意又謂

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作立政傳周公旣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

立政爲戒

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傳順古道盡禮致

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

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傳周公用

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華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而鳩反華之允劣反賁音奔長之丈反除篇末文注以長直良反餘並同。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鮮反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告王能成王初始卽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爲王矣。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息淺。

周公至鮮哉。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旣爲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息淺。

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旣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順古至不慎。正義曰周公旣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爲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旣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爲於時周公會群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群臣之辭。○周公至其人。正義曰此以立政名篇知用咸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内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

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爲非其人也。○傳歎此至者少。正義曰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爲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大競籲俊尊上帝

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籲

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

音荀行如字徐市林反恂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

下孟反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民九州之伯居内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徃任是惟暴德罔後

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古

古之人至
國後。正

義口旣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
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
乃有群臣卿大夫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
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
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
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卽告曰居汝掌事之
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
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爲君也
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
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
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爲治矣及夏末
年桀乃爲天子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
所委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
任小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古之至
天。正義曰經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

爲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
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籲訓呼也招呼者乃是
臣下之事故以爲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
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
君旣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
事上天。

傳禹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二

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
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
之事惟有臯陶謀九德臯陶所謀者卽寬而栗柔而
立原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
而義是也。傳知九至君矣。正義曰進言戒君非
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
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
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訓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
各掌其事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
人養其民也居汝準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
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之官及平法三事皆
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群官失職則不成爲君也

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
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畧爾曲禮云九州
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
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
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
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傳謀所至之外。正義曰
凡人爲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
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宮賢人既得其
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
直錯諸枉則爲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
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
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
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
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
服之外次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
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
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
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亦越成

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傳

桀之昏亂亦於成湯之道

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

釐力之反耿工迥反徐工穎反又工承

反下同主往況反

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

傳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

能用剛柔正直三德之後能就其俊事言明德嚴惟

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傳

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

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

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疏亦越至見德。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從成湯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爲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傳**桀之至天下。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爲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傳**湯乃至明德。正義曰臯陶謨九德卽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爲九爾以此知三俊卽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乂居官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

惡見其須賢之功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嗚呼其在受德皆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傳**受德

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受德**紂字馬云謹反徐亡巾反一音閔爲于僞反下爲之同強其丈反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傳**受德

賢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傳**天

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傳**普耕反徐敷耕反又

甫耕冠嗚呼至萬姓。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反。**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

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與之同

共於其政由其往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

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爲天子。**傳受德至威虐**○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

本配受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複爾

其人實爲大惡德字乃爲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望其爲善而反爲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暨強也暨卽昏也

故訓爲强言紂自強爲惡惟進用刑罰身旣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爲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爲威虐。**傳乃惟至任賢**○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爲德過德言以過惡爲德習効爲之衆者言其所任多也

紂任衆爲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

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是其事也。**傳天以至有德**○正義曰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弇同也同爲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

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傳紂之不善亦**

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傳言文武知**

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帝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

諸侯**傳亦曰至長伯**○正義曰旣言上天云惡與善滅殷興周卽說文王武王能用求賢審官之

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可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紂之至之心。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言能受止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爲行必同交錯爲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三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臣下三毫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傳言文至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

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衆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伐言是類類禋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立政任人準夫

牧作三事傳

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

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傳趣馬掌

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趣七左反

右攜僕百司庶府傳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

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券音勸契苦計反藏才浪反

伯藝人表臣百司傳

小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

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

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傳

太史下大夫掌邦

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

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傳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

夫則是文武未伐紂特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夷微

盧烝三毫阪尹傳

蠻夷微盧之衆帥及毫人之歸文

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音反

立政至阪尹。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

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

者九州之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下歷舉
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爲次蓋以
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
人乃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衆
府藏之吏亦須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
小官猶須擇人况乎大都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
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以近
臣况遠臣以小官况大官既以近小况遠大又舉官
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
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
馬司空之卿及次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旣畧言內
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衆帥與三處毫
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
官皆求賢人爲之也。鵠文武至三事。正義曰前
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
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
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
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

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皆據内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卽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爲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官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趣馬至其人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僕皆下大夫也此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卽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雖左主擇人。正義曰諸官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

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小臣至任乎。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况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内大夫十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太史至其人。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三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大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大宰掌其正大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衆官故特言之吉士。此有至法則。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

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卽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傳〕**蠻夷至用賢。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尹總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毫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爲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毫是湯之舊都。此言三毫必是毫民分爲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爲三毫必是三所各爲立監也。毫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旣未伐紂毫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毫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毫民歸文王爾卽如此意。三毫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毫阪尹者共爲一事云。

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毫三處之地皆名爲毫。蒙爲北毫。穀熟爲南毫。偃師爲西毫。古書亡滅旣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文王**

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傳〕**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

用能俊有德者。**〔遠于萬反〕**

慎惟有司之牧夫**〔傳〕**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

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于

求才逸於任賢。**〔譽音餘如字〕**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

罔敢知于茲**〔傳〕**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

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文王至于茲。正義曰

日上既總言文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旣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衆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任賢能而已。文王至德者。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旣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文王至任賢。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違卽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事但分析言之爾。

亦越武王率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



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

德奉遵父道

敕上
婢反

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不不

基

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並受此

大大之基業傳之子孫

傳直
專反

亦越至不基。正義曰亦於武王遵

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文主

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者惟謀從文

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竝受此大大之基業謂

受命爲天子傳之子孫。

武王至子孫。正義曰

以言竝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爲君臣並受此大大之

基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

共有故言並受且王爲天子臣爲諸侯

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爲並受也。

嗚呼孺子王

矣。歎稚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繼
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

乃伸亂

傳

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

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
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俾必爾反下同
治直吏反下同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傳

能治我

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
之言不可復變。○相如字馬息亮反下勘相
同間間廁之間復扶又反

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傳

言政當用

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終惟

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

○話片

怪反

嗚呼孺子

至

愛民○

正義曰周公旣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
而歎孺子今已爲王矣旣正位爲王事不可不慎繼
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
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王其能
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
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
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
有以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爲人主用
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
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
傳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爲從亦訓爲用此傳
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
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爲從亦訓爲用此傳
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
牧夫畧舉四者以總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
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
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盡心力也。○傳能

治至復變。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爲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衆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爲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旣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傳言政至之民。正義曰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爲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爲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爲善之法惟在禁言也未訓爲終彥訓爲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爲彥故彥爲美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傳

歎所受

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

稚直吏反

本亦作稚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义之

傳

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

治衆獄衆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傳

言

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

音亦傳

嗚呼至

正義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又嘆曰嗚呼我旦已受

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

之繼續從今以徃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衆獄訟衆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

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

明識賢人用之爲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之。○圖言用至下治○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畧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爲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

用愴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商周賢聖之國則至國家

則無有立功用愴利之人者愴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愴息廉反徐七漸反本又作憲馬云愴利佞人也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愴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立政勸國則至國家

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

○勸音邁

國則至國家○正義曰既

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功用愴利之人者此愴利之人不順

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愴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教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傳獨言衆獄有司欲其

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卽政爲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傳

獨言衆獄有司欲其當能

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

○傳其當能

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

○詰一反馬云寅也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傳方四方海

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

王之大烈

○傳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

之大業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傳其

惟能用賢才爲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今文常人

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卽政爲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衆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

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

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非其才此雖有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

獨

言至官人。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

傳

其當至舊迹。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

詰爾戎兵爲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爲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

傳

方四至化者。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爲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卽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

獨

其惟至所私。正義曰官須常得賢六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爲官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傳

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

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

比必反又如字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傳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

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大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行周公至中罰。正義曰周公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旣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傳忿生至之比。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傳此法至告之。正義曰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爲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

尚書疏卷十七

終



